

情怀

炉烟里的冬夜

◆杨柳燕



“天长不过五月，天短不过十月”，老辈人嘴里的谚语，总在暮色沉得最快的傍晚显灵。才五点多，车窗外的天就暗成了淡墨；返程的车刚驶出村口，一股熟悉的炉子烟味忽然飘进车窗——不是城市里暖气管道的闷味，是掺着柴火香、裹着烟火气的，属于乡下冬夜的味道。

思绪一下子就飞回了小时候的这个时节。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

多了，西北风一刮，屋檐下的冰凌能挂到开春。也是这样天擦黑的时辰，爸爸总在院子里忙着：把散在柴垛旁的鸡赶进窝，木栅栏门“吱呀”一声拴牢；再踮脚把窗户上的棉帘子挂好，粗布面里絮的棉花，沉甸甸地挡着外头的寒气；最后要卸下压井的井头，裹上旧棉袄，怕夜里冻住了压不动。他的棉鞋踩在冻硬的土路上，“咯吱咯吱”响，混着远处谁家烟囱里飘来的烟味，就是冬天最实在的开场白。

屋里早被妈妈烘得暖融融的。她正蹲在炉子边捅火，火星子“噼啪”往上跳，炉子上坐着黑铁锅，南瓜小米粥在里面“咕嘟咕嘟”煮着，金黄的南瓜块浮上来，又沉下去，甜香味顺着锅盖缝往外钻。炉盘上总不闲着，烤着白面馍馍片，边缘慢慢焦成浅黄；几颗红枣埋在余烬里，等会儿剥开来，肉是软的，核儿带着焦香；最妙的是炉子里埋着的红薯，得等烟散了，火炭红得透亮时才放进去，爸爸说“无烟才甜”。

爸爸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看报纸，手里却不闲着，隔一会儿就伸过手，给炉盘上的馍馍片翻个面，再用铁钩子扒拉一下红薯，怕烤糊了。妈妈坐在炕上织毛衣，毛线团在我怀里滚来滚去。我攥着线头，看她的手上下翻飞，原本平平的毛线，转眼就织出了菱形的花样。哥哥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业，铅笔尖在纸上“沙沙”响，我凑过去想捣乱，妈妈就笑着拍我的手：“别闹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”

于是冬夜的故事就从妈妈嘴里流出来了：牛郎的老牛会说话，织女的织锦能映出云彩；神笔马良画的公鸡会打鸣，画的犁耙能耕地；还有会敲小锣的猴子，把老财主骗得团团转——我听得眼睛都不眨，追着她问“织女为啥不偷偷跑回来”“猴子的锣是哪来的”，哥哥写作业的笔顿了顿，嘴角偷偷往上翘。

等哥哥把作业本合上，炉子里的红薯也差不多熟了。爸爸掀开锅盖，小米粥的甜香涌满了屋，他用筷子扎了扎南瓜，“熟了，能吃了。”案板上摆开碗筷，一碗脆生生的腌菜，是妈妈秋天腌的，咬一口“咯吱”响，酸中带咸；馍馍片烤得两面金黄，掰开来，里面是软的；爸爸用手掰开红薯，热气裹着甜香冒出来，他剥掉外皮，把最软的瓤塞进我嘴里——甜丝丝的，烫得我直哈气，心里却暖得发烫。

吃饱了，我和哥哥的“枕头游戏”就开场了。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炕上的花枕头就是最好的玩具。我们把枕头垒成高高的城堡，钻进去当“国王”；又把枕头排成一排，骑上去假装是摩托车，“呜——”地喊着在炕上跑；实在玩累了，就把枕头围个圈，在里面扑腾，假装是游泳池，溅起的“水花”是炕上的棉垫子。妈妈织毛衣的线团滚到脚边，她笑着骂我们“疯丫头”“野小子”，却从不真的拦着。

窗外的风还在“呼呼”刮，把窗户纸吹得“哗啦”响，屋里的炉子偶尔“噼啪”一声，是煤块裂了纹。玩到肚子里的粥消化得差不多了，眼皮也开始打架，妈妈就放下毛衣，拍着炕沿喊：“睡了睡了，明早还要起早呢。”我和哥哥挤在暖烘烘的被窝里，闻着枕头上阳光晒过的味道，还有隐约飘来的炉烟味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

梦里好像还在炕上蹦跳，手里攥着烤得香香的红枣，妈妈的故事还没讲完，爸爸正掀开炉盖，红薯的甜香又飘过来了——原来最暖的冬夜，从不是因为炉子有多旺，是炉烟里的等待，是粥锅里的甜，是枕头堆里的笑声，是一家人围坐的时光，把寒夜烘得软软的，甜甜的。

车窗外的烟味渐渐淡了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城市的灯火亮起来，却照不暖心里那片被炉烟焐热的角落。原来有些味道，早跟着小时候的冬夜，刻在了骨子里，一闻到，就想起那暖得冒热气的家。

每天都有每天的快乐，今天是生日快乐。我爱恬淡自在的冬日时光，我爱勤劳善良的父母，我爱骨肉至亲的家人，我也爱我自己。

小时候掰着指数着盼着过生日，有了一把年纪，反倒不愿刻意过生日了。年岁越大，越不喜欢存在感和仪式感，只想远离喧嚣，更愿回归淡泊宁静的生活。

年少时，相比于春节的阖家欢乐，过生日更能彰显以我为主的气氛，所有的祝福和所有的好吃的都会向我涌来，我便由衷地感到这一天我是这个世界上幸福最快的孩子。

说来也巧，我和姥爷的生日是同一天。这一天，姥爷是全家的焦点，而我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小数点。每到生日这天，父母便领着我，徒步八里地去给姥爷过生日。姥姥、姥爷有六个子女，连大人带孩子三十多人，炕上围一圈地上摆一桌，满满当当，在城里工作的二舅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，他让每家派一个孩子说一句祝福的话，轮到我时，我有点兴高采烈：“今天是姥爷的生日，也是我的生日，是双喜临门的好日子。祝姥爷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，也祝我学习进步，将来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！”二舅带头鼓掌，动情地说：“大姐家是穷了点，但有人不算穷，外甥多像舅，才八九岁，就有远大的志向，将来一定错不了！”十余年后，二舅的话变成了现实，我当了记者，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不再去姥爷家过生日，和父母在一起吃

我在一家小面店吃早餐。吃着吃着，我看见一对小夫妻在端面的时候，妻子不慎把碗里的汤水洒到了刚进门的一个小伙子的胳膊上。妻子十分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您脱下来我用纸巾给您擦一擦。”小伙子甩了甩胳膊上的汤水，然后自己用纸巾擦了几下，说：“没事儿，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。”

小夫妻坐下开始吃面。

抓被子

◆大卫

我的头发大多白了，媳妇嫌不好看，每个月都给我染一回。她觉得理发店用的染发水不太好，还贵，就从网

随笔

祝我生日快乐

◆栗旭晨

饭的机会少之又少，甭说过生日了。有一年初冬回村，刚和父母告诉两句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单位领导在安排工作，我只好放下几百块钱，匆匆道别。我刚要上车，父亲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，趴在车窗前说：“记得不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记得吃碗长寿面……”我把自己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，望着父亲，我的眼睛湿漉漉的。无论你有多大，无论你走多远，只有父母永远记着你的生日，因为你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变得苍老了许多，脸上的皱纹就像层层叠叠的梯田，感觉里面种满了岁月的庄稼，但慈爱的眼神始终如一，依旧是我的精神支柱。2020年，母亲已是91岁高龄，她不愿进城来，于是我们兄妹四人轮流回村陪伴母亲，周而复始，从未间断。我过生日那天，母亲给我包了饺子吃。母亲只吃了五个，便放下了筷子，我像小时候一样问母亲：“香着呢，您咋不吃了？”母亲说：“我吃好了，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吃。”母爱，宛如饺子，包容着我走过了多少漫长的岁月。

把生你的照顾好，这是底线；把你生的培养好，这是责任。女儿们都长大成人且参加了工作，她们都记着我的生日，都要给我买礼物，发红

包，提前订好饭店，小外孙还要为我唱《生日快乐歌》。女儿们知道父亲这大半辈子不容易，既当爹又当娘，为她们的成长成才耗费了大量的心血，把她们培养成了幸福的普通人。大恩不言谢，只要她们生活幸福工作顺利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承蒙时光不弃，感恩一切给予，每过一个生日，就增加一岁，这一岁的分量有多重，只有用心生活的人，才能体会得到。过生日让人成熟，不知道是我把亲情看得太重，还是放不下我爱的人抑或爱我的人，我总是忘不掉那些与我有关的生日记忆，总是幻想着幸福的模样，希望它早点来敲门。

一站有一站的风景，一岁有一岁的从容。蜡烛点了，蛋糕切了，长寿面吃了，礼物收了，所有的深情，所有的笃定，汇成一句话：祝我生日快乐！



趣味

不懂事

◆桂连

这时丈夫有些不满地说：“不就是洒了点儿汤嘛，至于那样低三下四让脱下来给擦吗？大不了给他一百块钱，让他买

一件新衣服去。”妻子说：“少说话，就你嘴贱。出了错就得赔礼道歉，说客气话。”丈夫还在不停地唠叨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。妻子尽量息事宁人。

这时，小伙子走过来，把上衣脱下来对这位丈夫说：“你这男人怎么没有你妻子懂事儿呢？你不是想赔我新衣服吗？我才买了两个月，花了六千九百块钱。”下一刻，这位丈夫的嘴闭上了。

上买质量好的，并亲自动手。时间长了，她的手法纯熟，染得也很均匀。但有一点不太好，就是有时候刚染完头发会掉色。所以在染完头发后，我会特别小心，睡觉时在枕巾上再垫一层旧枕巾，也不敢乱躺。

这回染完头发，我又特别注意。早晨起来，我看到旧枕巾上没染一点颜色，高

兴地对媳妇说：“这回染得好，一点儿色都没掉。”媳妇淡定地说：“就不该掉了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为啥？”媳妇淡淡地说：“染头发，就是给头发盖了一层被子。天热的时候，头发盖了被子，热得要死，就会把被子踢开，那就掉色了。这几天这么冷，你不好不容易给它盖了被子，它拼命地抓住，还掉什么掉呀！”